

“击毙恐怖分子 18 名,捕获 17 名。”1 月 8 日,新疆公安机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 1 月 5 日对“东突”恐怖分子的打击行动。行动中,新疆公安机关在新疆南部帕米尔高原山区摧毁了一个恐怖分子训练基地。

从 1990 年“东突”恐怖势力在新疆发动“巴仁乡暴乱”起,中国打击“东突”恐怖势力已经走过 17 年历程。

幽灵 念着咒语,一个恐怖分子从国际恐怖训练营地出发,让一个和平美丽的世界瞬间变成人间地狱。

境外培训,境内破坏

经过塔利班基地培训出来的恐怖分子,早已把宝贵的生命看得贱如草芥,声称“对死的渴望,超过对生的渴望”。

艾山·买合苏木,新疆疏勒县人,境外“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主席。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被国际上认为是“最暴力化的组织”。2002 年 9 月 11 日,联合国安理会正式将这个组织列入恐怖组织和人名名单。9 月 12 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泉在中外记者会上指出:“东突伊斯兰运动”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恐怖主义组织,它的宗旨就是要通过恐怖主义活动分裂中国。

1990 年代初,艾山·买合苏木因参与民族分裂和暴力恐怖活动,被公安机关处以 3 年劳动教养。1996 年解除劳教后去往国外,1997 年 4 月,他在巴基斯坦成立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之后又投靠了“塔利班”奥马尔和本·拉丹,在这里,他的职务是“基地组织”的“共同顾问顾问”。艾山·买合苏木与本·拉丹的“共同问题”就是将新疆的恐怖组织与塔利班和本·拉丹联成一体,成为国际恐怖组织的一部分。

2003 年 10 月 2 日,在巴基斯坦北部山区,艾山·买合苏木被美国和巴方军队的联合围剿击毙。

但是,艾山·买合苏木和塔利班培养出来的恐怖分子并没有停止行动。

自 1997 年起依托阿富汗“基地组织”的训练营地,艾



1996年“东突”的和田会议 (资料图片)

山·买合苏木网罗新疆籍恐怖分子和宗教极端分子进行培训,随后送往阿富汗战争中进行实战锻炼,然后再遣入中国境内进行恐怖破坏活动。

木塔里甫·哈斯木就是一个知名国际恐怖分子,他被新疆警方抓获后交代,艾山·买合苏木说要“把”孩子们“带”去学做爆炸物,说不进行爆炸活动不行。

木塔里甫·哈斯木被带到了本·拉丹的营地,当时本·拉丹正好在场,“我没有和他回话,只是站在离他五六米处远望着”。

“塔利班向他们提供武器,有时为了配合训练,还配备一些坦克,也有一般武器。到了基地首先要学习的科目有:轻武器、跑步、军事演习等。因训练强度太大有些人死了。”

“艾山·买合苏木的目的不仅是分裂新疆,还要建立国家。先是在本土建国,然后逐渐扩大。”木塔里甫·哈斯木说。木塔里甫·哈斯木是一名受过训练的恐怖分子。他说,在这个训练营里,他只用了两个多

月的时间就“学了放火、杀人两种技能”。

“境外指挥,境内行动,境外培训,境内破坏”,一时间新疆反恐形势险恶。

恐怖分子的祖师爷

阿不力克木·买合苏木是新疆恐怖分子的祖师爷,是他提出了从 1990 年代起,发动 10 年游击战、10 年正规战的 20 年战略图谋,为此他必须借助宗教信仰事。

阿不都克日木·阿不都外力是库车县的一个农民,瘦高的身材,平日总戴着一副墨镜,给人一种谦和文弱的感觉,就是这个人成立了新疆第一个恐怖组织——东突伊斯兰党,1992 年 2 月 25 日乌鲁木齐爆炸案就是该党所为。这个组织在新疆共制造了 25 起爆炸案。阿不都克日木·阿不都外力在库车办了多个讲经班,从筹集资金、组织人员到亲自讲授,乐此不疲。每个讲经班的学员都会被他组织起来,穿着统一的服装,在库车的新城、老城中进行无声地游行。此外他还进行无声地游行。此外他还巡回演讲”。艾山·买合苏木与本·拉丹的“共同问题”就是将新疆的恐怖组织与塔利班和本·拉丹联成一体,成为国际恐怖组织的一部分。

东突厥伊斯兰党从一开始就有境外极端宗教组织的背景。仅半年的时间里,阿不都克日木·阿不都外力就培训了近千名弟子。他把他的成绩拍摄下来,寄往境外的极端宗教组织,告诉他们自己在新疆所做的工作,以申请更多的经费,用于更大的活动。

新疆警方对阿不都克日

正义 VS 邪恶 中国反击东突十七年



去年中哈反恐演习时,双方战士抓捕“恐怖分子”的场景 (资料图片)

血债 爆炸、暗杀、袭击、绑架及劫持人质等恐怖分子通常的手段,新疆的恐怖分子几乎都用到了。在 1990 年至 2000 年的十年间,据不完全统计,恐怖分子们共在新疆境内至少制造了 200 余起恐怖暴力事件,造成 166 人丧生,400 多人受伤。

1990: 第一起恐怖事件

“巴仁乡暴乱”是新疆解放 40 年最为严重的一场武装暴乱,是进入 1990 年代后发生在新疆的第一起恐怖事件。它是一个信号,也是一个开始。此后,大规模的暴力恐怖活动在 1990 年代的新疆相继发生。

一辈子生活在巴仁乡的依敏·玉买尔老人,是巴仁乡暴乱事件的见证人。1990 年春天,老人觉察到村子里有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气氛。

有一些人在村民当中串连,强迫信靠伊斯兰教的教民捐钱,并且要求每人“抱经宣誓”,参加一个“党”。参加他们“党”的人,每人至少交 50 元,其中 20 元是活动经费,20 元购买白球鞋,10 元购买刀子。谁不做,这些人就用刀子进行威胁。

3 月底,巴仁乡土尔村清真寺院内竟然架起高音喇叭,宣传圣战。他们说“穆罕默德同异教徒打过仗,我们也不得不打仗,每天做五次‘乃玛孜’不解决问题,要打仗”。

操纵这一切的是一个叫则丁·玉素甫的人。1980 年代末,则丁·玉素甫到喀什学经,回到巴仁乡后,组建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

这些异常现象引起了阿克陶县委、县政府的注意。当发现公安机关开始调查时,则丁·玉素甫决定提前暴动。4 月 4 日下午,切克村清真寺聚集了 200 多人。当天下午 6 时 30 分,聚事者开始围攻乡政府。因为无法对事件的性质做出判断和怕伤及信教的民族群众,所有现场武警都执行着不开枪的命令,尽管已经有多名武警战士被打死,5 名武警战士被抓获被押。

直到 4 时 10 分,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党委接到中央批示,事件性质为武装暴乱。武警和公安人员开始还击。则丁·玉素甫被击毙。

1991: 第一个恐怖训练基地

1992 年 2 月 5 日,大年初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的公共汽车、影剧院、住宅楼里被安放了定时定时炸弹。2 路公共汽车的爆炸异常惨烈。在此之前,新疆,甚至全国没有人见过这种以危害公共安全制造恐怖社会为目的的爆炸。新疆人一时“懵”了。自治区公安厅很快做出了推断:这是一次有计划的谋杀,一次有组织的恐怖性爆炸。

这个恐怖组织成立后,并没有立即活动,而是秘密发展成员,扩大组织,在全疆各地建立分支机构,建立训练基地,培训恐怖分子,并派遣成员通过劫掠、盗窃等方式筹集经费。当“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反对党”成势后,新疆再一次遭遇 1996、1997 年的暴力恐怖高峰。

1996—1997: “断桥赶汉”系列刺杀行动

22 名恐怖分子怀里揣着暴力恐怖计划和暗杀名单千里奔赴各地,计划在斋月的第 17 天暗杀 24 名新疆党政干部和宗教人士,在新疆大范围内制造爆炸骚乱。

1996 年 5 月 12 日 6 点 30 分,70 多岁的阿荣汉·阿吉和他的儿子准时出现在喀什羊肠般幽暗的小巷中。每天他都踏着人们酣然的睡梦,在这个时刻前往艾提娅尔清真寺主持太阳出来前的第一次祷告。但是这一天与所有的日子都不同,闪亮的匕首在前面等着他。

阿荣汉·阿吉和他的儿子被杀了过来。身中 20 多刀没有死去,几乎是一个奇迹。

1993: 新疆系列爆炸案

1993 年 6 月 17 日,位于喀什市中心的喀什地区农机公司办公楼发生爆炸,两名无辜群众身亡,另有 1 人重伤、

正义 VS 邪恶 中国反击东突十七年



去年中哈反恐演习时,双方战士抓捕“恐怖分子”的场景 (资料图片)



今年 1 月 5 日,公安机关捣毁恐怖分子训练基地示意图

中心,主持清真寺的阿吉也被认为是最有学问最能领会宗教教义最德高望重的人。伊斯兰反对党将这一系列暗杀活动称作“断桥”“赶汉”,他们将反对其分裂图谋的宗教人士都划为谋杀的范围,借此斩断汉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血肉联系。

1997: 爆炸再袭乌鲁木齐

事隔 5 年,恐怖分子再一次选择了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并且将时间选在 1997 年 2 月 25 日,这一天邓小平同志的追悼会在北京举行。炸弹被精心安放在乌鲁木齐南、北、西、东四个不同的方向,并且是在乌鲁木齐人最多最集中的地方,所有的炸弹都被定在同一时间爆炸。警方调查发现,炸弹里满满地填充着铁钉子、钢珠、螺帽、螺杆,这些东西被强烈的硝酸炸药喷射出来,威力无异于一颗颗子弹。

1997: “2·5 骚乱”重创伊宁

1997 年 2 月 5 日上午 9 时许,新疆天山东部的重镇伊宁市的大街上突然冲出一伙人,手举横幅呼喊口号,沿伊宁市主要街道游行。如滚雪球一样,到了 12 时游,游行人数从 100 多人增至千余人。随后,手持棍棒、砖块、刀具的骚乱分子开始了他们的暴力行为。

一位维吾尔族父亲失去了 9 岁的女儿。当时他的两个可爱的女儿刚刚放学,一声巨响后,整个公共汽车的后部不见了,他的女儿受了重伤,小女儿当场死亡。

一位维吾尔族的父亲也失去了女儿。9 年过去了,这个父亲还是不能看女儿的照片,不能听别人说这件事。9 年的日子再也没有快乐。

一位回族的父亲失去了儿子。每年的 2 月 25 日,夫妇俩一整天都不能从床上起来干任何事。这一天准时会到来,不用刻意去看日历,一点都不差。

正义 VS 邪恶 中国反击东突十七年

激战 反恐是正义和邪恶的对峙,是一场理性和非理性的对抗。它是一场战争而更难于战争,想打赢这场战争,就要靠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在内的综合性力量,要付出更多的时间、智慧和毅力。

昆仑山追逃

1992 年 2 月 5 日发生在乌鲁木齐的爆炸案告破于 1500 公里远的喀什。当案件侦破如破竹时,主要的犯罪嫌疑人已经逃跑,准备从昆仑山口逃向国外。

等新疆警方追捕队伍赶到昆仑山下,嫌犯已经在昆仑山炸山封路之前逃上了昆仑山。怎么办?所有的山路已经全部被堵死了,海拔 5000 多米,车上不去,人也上不去。直升机!乘坐直升机将侦查人员空运到昆仑山!

8 月的昆仑山正是积雪融化的季节,恐怖分子也寸步难行。突然山洪暴发让他们的向导和骆驼被洪水冲走,只好掉头下山,此时正好和追捕的公安民警撞个正着。

荒凉的昆仑山上,突然出现了 7 个人,侦查员全都都警觉了起来。弯曲的山路仅容一车行驶,侦查员一脚刹车将车停在一个人前面,挡住了去路。

突然到来的警察让 7 个人愣住了,他们本能地举起手向警察搜身。一个人的口袋里先搜出了一支手枪,再一搜是只军用手榴弹,又搜出一支手枪,突然,“咕咚”一声,一名恐怖分子将警察压倒在地。一边是壁立的高山,一边是深不见底的河水,海拔四五千米的地方搏斗意味着体能的超强消耗和力不从心。

一名警员二话没说“哗”地打出一梭子子弹。枪声使暴行稍有迟疑,就是这个机会,骚乱被镇压了下去。

这场战斗当场击毙罪犯分子 2 名、活捉 5 名。1992 年“2·5”爆炸案主要罪犯全部落入法网。

缉枪行动

缉枪行动的成功,不仅仅瓦解了许许多多酝酿中的阴谋,更重要的是让新疆警方在反击恐怖主义的行动中掌握了制敌的主动权,扭转了跟着恐怖事件转的被动局面。

1998 年 4 月 6 日,新疆霍尔果斯口岸,一辆从哈萨克斯坦入境的外籍货运车上,查出苏制军用手枪、冲锋枪、各种口径的子弹等武器。警方随即发出了抓捕偷运武器案的重要疑犯的通缉令。

一名境外暴力恐怖分子落网后交代:斋月刚过从 2 月份至 4 月份通过运茶叶偷运过一次武器,4 月份后又用送羊毛等方式运过武器。巨大的危险显露了出来,究竟有多少枪被秘密运送了进来,现在这些武器在什么地方?恐怖分子在拥有了先进的武器的时候,正准备着怎样的阴谋?必须把所有的武器都挖出来!

1998 年 4 月 19 日晚,伊犁地区公安局防暴支队一中队一分队队长龙飞受命随防暴队紧急出动,前往围捕“4·6”武器偷运案的暴力恐怖分子。那一天一直在下雨。恐怖分子缩在一所农村的土房子里,20 日凌晨,龙飞率先翻墙入院,逼近暴徒藏身的房间。就在龙飞破门而入的一刹那,龟缩房间的暴徒开枪了。对射中,龙飞在击伤对方的同时,也被暴徒射出的子弹击中了颈部。

黑暗中,后面的战友知道有人倒下了,但不知倒下的是谁。直到最后清点人的时候才知道是龙飞倒下了。

两个月后,1998 年 6 月 26 日凌晨,伊犁地区公安局防暴支队再一次受命出击,对偷运武器案的暴力恐怖分子藏匿窝点进行统一搜捕。这次迅雷不及掩耳的突袭,打掉了对方的指挥体系,粉碎了对方企图于 6 月 30 日在伊犁地区进行恐怖爆炸的计划。但在搜捕过程中,参战民警遭遇恐怖分子的持枪顽抗,战斗中,伊犁地区公安局防暴支队一中队二分队队长孔永强和伊犁地区公安局刑警支队长民警努尔泰·安尼瓦尔别克壮烈牺牲。

努尔泰·安尼瓦尔别克牺牲后,他的姐姐发现了弟弟的一本日记,日记上写着:“现在我要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为维护人民的利益。我是一名警察,我热爱这个职业。”

这是他的最后一篇日记。伊宁城为反恐英雄举行追悼会。追悼会那天,伊宁小城泪雨纷飞,万人空巷。龙飞、孔永强、努尔泰·安尼瓦尔别克生前是好朋友。烈士身后,人们将龙飞和孔永强合葬在一起,努尔泰·安尼瓦尔别克按照伊斯兰风俗葬在伊斯兰墓地里,但他们都回到了大地的怀抱,都是人们心目中的英雄。

一枚枚手雷,一支支枪,一个一个人的恐怖分子,向着阴谋逃跑的脚步声仿佛仍在耳。当一次发现 2000 枚手雷时,警方感觉到最后的时候到了,敌人就要行动了。新疆自治区党委为此专门召开会议,决定在和田开展一场打击库来西团伙的专项斗争。从此,和田的“打库”,不再是警方一方力量,而是调动了全新疆、全和田的力量。

激战 反恐是正义和邪恶的对峙,是一场理性和非理性的对抗。它是一场战争而更难于战争,想打赢这场战争,就要靠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在内的综合性力量,要付出更多的时间、智慧和毅力。

昆仑山追逃

1992 年 2 月 5 日发生在乌鲁木齐的爆炸案告破于 1500 公里远的喀什。当案件侦破如破竹时,主要的犯罪嫌疑人已经逃跑,准备从昆仑山口逃向国外。

等新疆警方追捕队伍赶到昆仑山下,嫌犯已经在昆仑山炸山封路之前逃上了昆仑山。怎么办?所有的山路已经全部被堵死了,海拔 5000 多米,车上不去,人也上不去。直升机!乘坐直升机将侦查人员空运到昆仑山!

8 月的昆仑山正是积雪融化的季节,恐怖分子也寸步难行。突然山洪暴发让他们的向导和骆驼被洪水冲走,只好掉头下山,此时正好和追捕的公安民警撞个正着。

荒凉的昆仑山上,突然出现了 7 个人,侦查员全都都警觉了起来。弯曲的山路仅容一车行驶,侦查员一脚刹车将车停在一个人前面,挡住了去路。

突然到来的警察让 7 个人愣住了,他们本能地举起手向警察搜身。一个人的口袋里先搜出了一支手枪,再一搜是只军用手榴弹,又搜出一支手枪,突然,“咕咚”一声,一名恐怖分子将警察压倒在地。一边是壁立的高山,一边是深不见底的河水,海拔四五千米的地方搏斗意味着体能的超强消耗和力不从心。

一名警员二话没说“哗”地打出一梭子子弹。枪声使暴行稍有迟疑,就是这个机会,骚乱被镇压了下去。

这场战斗当场击毙罪犯分子 2 名、活捉 5 名。1992 年“2·5”爆炸案主要罪犯全部落入法网。

缉枪行动

缉枪行动的成功,不仅仅瓦解了许许多多酝酿中的阴谋,更重要的是让新疆警方在反击恐怖主义的行动中掌握了制敌的主动权,扭转了跟着恐怖事件转的被动局面。

1998 年年底,警方获知一个叫库来西的人在和田活动,酝酿着一场阴谋。但是警方并不知道这个库来西长什么样,是什么地方的人,正在进行什么阴谋。

在一次行动中,一枚自制手雷炸响,这让新疆警方大吃一惊,他们意识到库来西的步伐加快了。这是一枚在新疆炸响的自制手雷,它的威力已

经相当于军用手雷,这比之前的恐怖分子使用的爆炸装置大大地进了一步。警方焦急万分,库来西却杳无音信。此时更严重的情况出现了:在一次路口的例行检查中,查出 509 枚手雷,这些手雷是准备偷运到和田去的。警方迅速作出判断,这将是一个巨大的恐怖阴谋,并且这个阴谋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当中。

风雨欲来,黑云压城。接着,在抓捕库来西团伙第一时间的时候,再一次发现手枪和手雷。

一枚枚手雷,一支支枪,一个一个人的恐怖分子,向着阴谋逃跑的脚步声仿佛仍在耳。当一次发现 2000 枚手雷时,警方感觉到最后的时候到了,敌人就要行动了。新疆自治区党委为此专门召开会议,决定在和田开展一场打击库来西团伙的专项斗争。从此,和田的“打库”,不再是警方一方力量,而是调动了全新疆、全和田的力量。

8 月 25 日和田警方逮捕了库来西团伙的 2 名联络员,找到了库来西的行踪。库来西就藏匿于和田地区外贸馆出纳米娜瓦家中。9 月 4 日凌晨,和田警方包围了库来西藏身之地,库来西劫持米娜瓦之子女为人质,为确保人质安全,我公安民警果断将库来西当场击毙,战斗中和田公安民警吐尔逊·托乎提光荣牺牲。

这是一场艰苦的战争,库来西集团中破绽后,人们才发现,这是一个纠集了数百名恐怖分子的巨大团伙,这些恐怖分子不仅来自于新疆各个地区,还有大量境外派遣的国际恐怖分子。他们自制了数千枚手雷,100 多支枪,经营了 10 多处恐怖训练点和 51 处制枪窝点。

在艰难而持久的十多年打击之后,在国际恐怖活动给世界带来更大不安定的时候,新疆反而进入了一个稳定的和平的时候。只有战斗在反恐第一线的人才最为深切地知道,这一切得来的是多么地不容易。

正义 VS 邪恶 中国反击东突十七年

■剖析

“东突”的四个中心、两个通道

反恐专家李伟告诉记者,经过这些年的发展,“东突”组织基本形成了 4 个活动中心:中亚、土耳其、美国与德国。

中亚的东突组织大约有 11 个,其中有 4 个直接从事暴力恐怖活动;有约 20 个在土耳其活动,其中 3 个训练恐怖分子,组织武装,向中国境内偷运武器;还有 3 个在巴基斯坦、阿富汗交界处的山区活动,分别从从事反和接受外逃人员、偷运武器、进行政治、宗教渗透;而“东突”的政治组织主要集中在德国。

暴力下的两手:渗透与依靠西方

现在,大多数“东突”组织立足中亚这一前沿阵地,对新疆进行思想渗透;设立专门出版机构,编篡出版煽动独立的书刊和音像制品,通过各种渠道不断输入新疆;设立专门电台,使用民族语言对新疆广播,大肆进行“心战”宣传;召开各种名目的国际研讨会,举办展览和发表公开信,叫嚷新疆独立,寻求国际敌对势力支持;拉拢、收买、策反大陆驻外人员和出国探亲、朝圣、留学生,进行情报搜集、勾联和颠覆活动等等等。

依靠西方,更成为“东突”的救命稻草。2004 年 9 月,在美国,“东突流亡政府”宣告成立。在这个“流亡政府”的成立声明中,艾尼瓦尔·玉素甫称:“……成百上千万的东突厥斯坦人却深知和热爱美国……我们向美国寻求帮助。”

既是政治分裂组织,又是军事恐怖组织

“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不久之前刚刚完成了“换届选举。”李伟介绍说,“他们的政治组织和武装组织表面上各走各路,实际上相互呼应。”

他所指的新当选者,为首的名叫热比娅·卡德尔。她曾是新疆女首富,前全国政协委员,因贩毒被判刑后保外就医,现在被“东突”的大部分分支机构供奉为“维吾尔之母”。

“从‘东突’的各个派别的实际行动上看,他们其实是在搞‘两手策略’。”李伟说,“他们的政治组织和武装组织表面上各走各路,实际上相互呼应。”

国际合作帮助捣毁恐怖训练基地

“此次中国能够及时获知‘东伊运’重建训练营,得益于国际合作。”李伟分析。

这个合作的平台就是“上海合作组织”。2001 年 6 月,该组织通过《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上海公约》。

2003 年底“东伊运”首领艾山·买合苏木在巴基斯坦被击毙之后,国内曾经有乐观的看法,认为这个恐怖组织已经被打破。但是这一次重新破获这个组织的训练营,“提醒我们要对其活动能力重新评估。”李伟说,“地方公安机关还在追捕,案子还没有完。”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告诉记者。

《南方周末》记者 陈蓝 史哲 郭力 实习生 黄鸣



去年中哈反恐演习现场 (资料图片)